

當世界失序，

藝術還能給我們什麼？

「藝術是最高形式的希望。」德國當代藝術家葛哈·利希特（Gerhard Richter）如是說。這句說話擲地有聲，我卻困惑：為什麼藝術只是希望，而不是答案？

為什麼藝術不能指向一個明確的目的地，而像是一種若即若離，甚至是子虛烏有的狀態？而更重要的是，我無法判定希望是善、是惡？它可能引領人步向光明，也可能只是潘朵拉盒子裡最後殘留的那一項邪惡。它讓人以為自己可以承受痛苦，於是更深地陷進苦難。

如果藝術是最高形式的希望，那麼，它是最高形式的善，還是最高形式的惡呢？想到這裡，我決定回到現代藝術的脈絡，以十九世紀為起點，循著藝術家們在時代顛簸中留下的痕跡，找尋我希望知道的答案。

1.1——想像力是人類存在不可剝奪的形式

十九世紀初的倫敦，正處於一個矛盾的時代。工業革命的煙霧在城市上空盤

旋，街道擁擠、骯髒。煤氣燈照亮了夜晚，又照亮了人們對神秘未知的渴求。人們在科學與靈性之間搖擺，報章談論新發明，也報導降靈會、幽靈與預言。藝術家威廉·布萊克（William Blake）正是這個矛盾時代的代表人物。

布萊克自稱從小就能看見異象。他的世界夾雜天使與惡魔、神靈與幻獸。對他而言，看見靈魂如同看見陽光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這樣的特質，吸引了占星學者約翰·瓦利（John Varley）的注意。兩人常在瓦利的住所舉行通靈會，長夜無眠。瓦利試圖召喚歷史人物，而布萊克則負責以畫筆記錄那些來訪的靈體。

某夜，他們召喚出一個不同尋常的存在。瓦利日後回憶，那晚布萊克異常興奮，聲稱看見一隻「跳蚤的鬼魂」，「他全身覆蓋著金綠色的鱗甲，手裡捧著盛血的杯子，急切地伸出舌頭。」

布萊克在這幻象前畫下了《跳蚤之靈》（*The Ghost of a Flea*）。畫中那半人半獸的生物，體態僵硬，目光陰冷。畫面黑暗、厚重，焦點集中於怪物的臉與手，背景閃爍一種不屬於人間的冷光。

布萊克對友人說，那隻跳蚤告訴他：「所有跳蚤的體內都住著那些嗜血之人的靈

魂。」這樣的說法既荒誕，又有寓意。他筆下的跳蚤是寄生蟲，是靈，更是貪婪與暴力的化身，這也是布萊克對當時倫敦現實的回應。

十九世紀初的倫敦雖在物質上急速進步，但同時陷入精神的貧瘠。城市的擁擠與工業的喧囂使人們遠離了自然，又迷失了心靈。布萊克的畫作是一種反抗：他拒絕以理性描繪現實，而是選擇以情感引領感知。

布萊克是浪漫主義的先驅，他的文字與藝術極具個人色彩與強烈情感，揭示了人類精神的形而上維度。而布萊克對後世的影響，當然不是令藝術成為玄學的工具，而是告訴了我們：藝術可以讓我們超越物質世界的局限，窺見不一樣的世界。

與啟蒙主義恰成對比，思想家，將焦點轉向個人本主義的一種反動：它不再強調是把重心放在「自我」與「想



浪漫主義派的藝術家、作家與身。浪漫主義運動可視為對啟蒙理性或經驗主義等客觀原則，而「像」之上，肯定內在感受、主觀經



驗與心靈活動的正當性。

在此，浪漫主義的威廉·布萊克常被後人塑造成瘋狂的象徵，彷彿唯有精神失序，才能解釋他筆下那個異象叢生的世界。但我想，真正值得留意的，不是他是否「正常」，而是他如何與想像力共存。

四歲那年，布萊克在父親那位於倫敦的襪子店上層，看見上帝的頭顱出現在窗外。多年後，他仍以近乎談論天氣的語氣，平淡地回憶這些幻象，並堅信如此超然的視覺不是特異功能，而是一種被人類遺忘的能力。對布萊克而言，世界之所以貧乏，不是因為事物太少，而是因為人停止觀看。

布萊克的一生始終跟學校與制度保持距離。未曾受正規教育的童年，使他免於被「風格」與「規範」馴化。而受到斯威登堡派宗教的影響，則讓他相信人與神之間沒有清楚的界線。

在這樣的信念下，布萊克發現，精神世界與日常生活是同在的。於是，當他在西敏寺臨摹中世紀墓碑，感受到哥德藝術那種直指靈魂的力量時，他知道在最務實、最費力的勞作之中，異象才得以安放。



威廉·布萊克 | 《跳蚤之靈》(1819-1820)

桃花心木蛋彩金箔畫

21.4×16.2 厘米

布萊克的所謂瘋狂，或許只是一種拒絕縮減存在的姿態。當多數人學會順從現實時，他選擇持續相信，相信想像力就是人類存在不可剝奪的形式。

1.2 想像的快樂

「水，水，到處是水，沒有一滴可以喝。」這是英國詩人塞繆爾·泰勒·柯勒律治（Samuel Taylor Coleridge）在《古舟子詠》（*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*）的著名詩句，正好形容當時他身處的狀況。

若說十九世紀浪漫主義的興起是一種對世界失序的回應，那麼柯勒律治的美學，便是在破碎中嘗試重新連結。他不急於為藝術立論，而在動盪、矛盾與不安之中，凝視心靈如何繼續運作。

柯勒律治生活的年代，進步與崩解同時發生。工業革命改變了人的勞動習慣、身體與時間，法國大革命則讓理想迅速轉化為恐懼。世界充滿事物、概念與聲音，卻

無法真正滋養人的內在生命。柯勒律治的美學，正是回應精神上的乾渴。

跟布萊克一樣，柯勒律治把希望寄託在想像。對他而言，想像不是逃避現實的幻想，而是一種能夠把分裂之物重新連結起來的力量。想像讓理智與情感不再對立，也讓人重新與自然建立關係。於是，藝術的意義不在於複製世界，而在於讓世界在心靈中重新生成，暫時恢復整體感。

這也解釋了他為何嚴格區分「想像」（*imagination*）與「幻想」（*fancy*）。對柯勒律治而言，幻想只是對記憶的調度，而想像則能創造意義，並為事物賦予生命。柯勒律治欣賞莎士比亞，正因其筆下的角色都是矛盾、猶疑、充滿張力、有血有肉的生命體。他認為，藝術一旦失去這種想像的生命力，便只剩下形式的空殼。

柯勒律治既不相信藝術只是模仿自然，也不認為藝術可以完全脫離自然。真正的藝術，存在於「像」與「不像」之間：過於相似會令人感到乏味，完全脫離又令人無所依歸。

在美學的問題上，柯勒律治給出了一個簡潔而深刻的答案：美來自眾多之中的統一。美不為功利服務，也不服從道德，它只是讓人感到一種「無目的」的愉快。在